



管子全書

重刊

五之六

□13  
3561  
3



門口 13  
號 3561  
卷 3

揚慎評觀玉  
者宜薄于方  
廉隅色澤瑕  
累尤駁不欺  
以疑故能定  
玉之價此文  
之觀國亦然

管子卷第五

臨苗房玄齡

註釋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

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閻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不可

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

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

分類了  
卷号 132(12)  
通書

梅士享評八  
觀玄言如骨  
真有國之龜  
鑑也

何良俊評化  
非過以歸端  
直依然性體

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官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  
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慙愿  
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慙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  
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  
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  
是故明君在上位刑  
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  
其門塞其塗命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  
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是以此民  
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

活正評此觀  
言國飢飽

沈鼎新評不  
務耕私則國  
飢而君上寄  
寄之一字甚  
老

之道正行善也君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以上總大意下分八觀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  
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  
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  
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  
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眾則國貧民  
飢以此遇水旱則眾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  
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眾散而不收則國為丘  
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

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岳正評此觀言國貧富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

易植也薦薦子見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周曰麋鹿食

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

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故曰時貨不

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

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

獲賦評其宜通不宜謂是謂富門

岳正評此觀言國侈儉

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

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

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

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

費困倉所藏不足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民家無

積而衣服修民家謂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襍文采

本資少而未用多者本資謂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

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

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

生於多弊端

岳正評此觀  
言固虛實

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後  
泰為國之惡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  
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後儉之。國可  
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續按方一可

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

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

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

朱養純評嗜  
利重賦成何  
國積安得不  
凶

楊慎評此一  
段自是實字  
長目

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  
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

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賦重則粟賤。故人

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

來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

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凶三之一者。

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凶其一時。故謂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

比三年不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

但苞藁升斗。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凶三之一。法

蓋政設廢  
法以飲其  
害如此

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舊  
稼。亡三之一也。續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  
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違者衆。而為三分。是十  
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稼亡三  
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  
則道行之人。有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  
毀損羸瘠者也。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  
民有鬻子矣。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  
者。績按別本註什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  
餘。不遇歲凶。則民必鬻子矣。春通師三年不解。此于  
小凶。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  
三年。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  
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  
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

胡瑗評以  
禁發便於農  
事無妨

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  
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  
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船網不可  
一財而成也。必多財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  
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  
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民  
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  
由用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  
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故曰臺榭相望。

劉繩評寬力  
必先慎財

者其上下相怨也

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

民無餘積者其禁不

必止

民飢貧則為盜賊故禁不止也

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

戰則

力屈故戰不勝

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

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

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

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

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

君斯作矣人胥效矣故人莫不

化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

無鬲也

問閭不設出

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

郭正或評照應上意毋之顧子

岳正評此觀言國治亂

沈詞新評毋自勝正與生極切通慮

孔穎達評悍激得飛

勝矣

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

食谷水巷鑿井

谷水巷井出汲者生其

放場圃接

鄰家子女易得交通

樹木茂

姪非者易為

宮牆毀壞門戶

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

游宗

里無士舍

土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

時無會同

鄉里每時當有

會同所以喪蒸不聚

蒸冬祭名

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

自生矣

鄉里長翁當以齒也

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

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

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

此區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

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

所貴賤者而疆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

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日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

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

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非上又輕賤爵祿也金玉貨

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

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

岳正評此觀言國強弱

何潛評功多而賞薄則各私其力

朱養和評說到以情偽示敵弱何可言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偽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疆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

岳正評此觀言惠行不行



親近故曰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

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

則有無君之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心故上位危所以

賞戰士不賞則士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

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

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

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

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許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

沈鼎新評備  
列弱破亡滅  
之形令人神  
寒

自正評此觀  
言國存亡

張嶠奔流星  
飛電

亡之國可知也敵國疆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

私情行而公法毀績按一本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

與之國不恃已以為親也而敵國不畏其疆寇敵之國不畏豪傑

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

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

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

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為常然則機奪

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

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困倉空虛民偷處而不而外有

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

張榜評萬派  
飛泉注此

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

矣

朱長春評八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為之其說計  
察其文刻廉致無深遠音多索盡秦先文如是雄

國尤奇宕神王  
張榜評驟玩之雄偉峻整細繹之縱橫錯落如河

決如珠連如飄檣如陣馬如八陣之圖外望甚肅  
而其中龍虎風雲離歧幻怪不可端倪此等文置

之案頭日讀千  
遍豈有能厭哉

法禁第十四

管子法禁第十四

沈鼎新評惟  
賢智能論法  
而領袖民以  
守法者言在  
士大夫故禁  
制倍嚴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刑殺

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爵祿毋

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

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

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

則法施俗成日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續

按藏於官謂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

制則下皆會其理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

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

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故下與官列法而上

沈維垣評列  
分之病安得  
不私偷或亂

李泌評皆從  
君人其德來

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廢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續按

言此用私之人自立一法。是下與守法官。與陳法。上與制法。君金得權而分其半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耻也。廢法制者必被之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以耻辱也。

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怨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聖王既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者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已也。續按別本注君既失德則大臣必作

成務評萬心  
一語各轉  
便意  
黃震評權重  
循利遂成黨  
私

福作威以射人。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

索民字與民也前文所謂則相與與民也

朱養和評私後取能釀害

為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費公以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徒威羣蓄黨以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入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專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者但屬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續按別本注王官既私君事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但為私行所修行則不以親為本。簡孝敬也。治事則不以禁之也。

使所舉之人謝於己也

交言曰其意而漢元細氏也下文輕取於姚樞說愈痛也

用不稱其人所以家富其也家富其同

官為主。邀虛譽言舉無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賜。臣或下交於人恃特之以為仕入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在得祿與其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未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托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萬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

管子

卷五

十一

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

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

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

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

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言議每輒為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

道故聖王壺士以為亾資修田以為亾本每以壺檢濟士以為

營田業以為亾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

雖亾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持其備然後

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

沈與新評法揭求譽倫公市上恃威處語更切快

楊慎評三鉄彈而三窟成此事若見壺士无急耳

何良俊評飾小言大遠支假爵等事更劉至側入遠迎非事也

節以示民創虛也時言大事以勤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

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

也卑身雜處不簡儻類隱行辟倚倚依也隱僻其行以避所依也積按隱即索隱

邪不正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道而上而遁民者身

雜處所以遁上隱行避倚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

大為言譽以為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

禁也守委間居博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閑居博分其財以致衆勤身

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入以買譽

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聖王

揚雄評數言  
說千古蔽臣  
若指金鏡

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  
所謂順習者惡事善  
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  
為仁。朋黨有惡相為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忠，以遂  
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  
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  
春通結儲君，援鄰敵，以往陵上。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  
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  
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  
從容養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謂之緩行

揚雄評利害  
無使苟

朱蔓純評歸  
到再是真  
龍六

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  
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  
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故踰  
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  
必使有耻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耻使之，  
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靜而安安，  
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朱長春評議論似韓非文勢亦涉呂覽  
衰世之象往往龐雜煩碎音氣下殺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梅士亭評貴  
行令而原於  
今不虛行令  
行則國富兵  
強而動以危  
為戒保有  
之不以六  
段三器令  
之勝道也非  
以為甘兼操  
奪正天下之  
規也此之謂  
王道

管子

卷五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  
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  
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  
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  
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不行，令  
者死，留令者死，故留之。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  
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  
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雖日出令，  
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  
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為。

葉永心評廣  
列令不行之  
弊

恣於已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  
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  
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  
不可得也。下疆則上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  
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  
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  
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  
百官，則是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損謂廢令  
威下分也邪途二者不罪，人為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

沈氏新評重  
器在令下渝  
今則途邪而  
開之實自上

管子 卷五  
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  
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  
人將以此買譽成名九此皆上開其隙則成姦也故令一出  
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  
途君出令不守於一道下渝令而邪衢於五途而求  
途由於民而衢開於上非彼趨邪我示之也  
上之母危下之母亂不可得也五衢開菽粟不足未  
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未生謂以末業為生者也而工以雕文  
刻鏤相矜也謂之逆矜驕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殺  
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

程敏政評數  
逆使不經

魯彥評三經  
典與精核廟  
堂鴻議

錦繡綦組相矜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  
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亾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矜也  
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爵人不論能祿  
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  
死節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  
也謂事便辟為榮華以相矜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  
以得貴富榮華而相驕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所以耻反以為  
故以為逆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謹  
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竭能盡力而不尚得



魏軾評復細  
陳三經酷烈

不貴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受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  
 多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不以毋實虛受者而有功勞  
 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  
 也欲所貴賤不違於令遵法毋上拂之事拂違毋下比  
 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毋踰等之服禮而謹於鄉里  
 之行信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國之經俗也  
 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務時殖穀力農墾  
 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  
 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國

楊慎評一篇  
重令整景在  
此無民用無見  
兵勝國何以况  
重而握在三  
經制入與受  
制轉機了然  
重器之義盡  
矣文有筋脈  
於此可尋

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民不務  
 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便辟得進毋功  
 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臣下不  
 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倉廩空虛財用不足  
 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  
 行一而制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  
 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  
 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  
 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

乃行先勝服近習故禁不行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  
 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  
 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  
 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  
 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  
 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  
 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  
 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  
 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

郭正城評今  
 不行就民心  
 說至相王語  
 語鞭策

劉勰評天道  
 人心凜然宜  
 揚

威不信於疆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  
 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德  
 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公為  
 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公為鄰則以天  
 天道之數至則反則終於下者盛則衰日中則昃人心  
 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驕則緩怠春演天道人心相  
 天無天而不從人也天之至反盛衰如冬夏如晝夜  
 何平而不跛曷窮而不通故天無至人有餘者至天  
 無盛人驕者盛易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競競惕惕  
 以危盛寶盈之不皇而皇驕哉緩怠哉高明鬼矚矚

郭正域評驕  
緩中干內外

未即禍也。謂吾有驕之。斯禍之矣。凡天下之禍。人之心。何者不敗於驕。而守於意。故曰。膏是謂早服。早服。早復也。不遠無悔。在斯與。驕乃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緩急者。民亂於內。必輕於治。故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急者。必失於亂。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急。不做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

柯潛評器不  
可毀

沈萬新評如  
此六攻寧不  
敗三器

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亂王不其國。兼正天下。續按。此言自諸侯而為天子。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人。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者。縱有天下之。三器大。而遂滅。也。續按。此自有天下。而取滅。也。三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雖無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

張嶠評呼吸  
通帝座

朱義和評器  
不愛攻戰守  
固守方

管子卷五  
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  
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  
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  
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民  
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  
國制之矣然則先生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  
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  
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  
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

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楊慎評重令條達之文以五死絕五衢去四逆而  
正三經則民用得兵勝握伯王可成然須謹於天  
道人心之間令挾氣意以行數變所生不可不知  
也不然則攻器者進三器一器也文無奇麗實管  
子要書  
朱長春評周文之弊利巧不慙乃其末流漫如赴  
壑散虛如搏沙所盡而喬粗反入拙矣亦文心無  
慙不自檢哉徒開唐宋之濶此類也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五終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六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

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

法不法則令不行

雖復

設法不得法之

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

法而不可行則

修令者不審也

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審而不行則

審而不行則

賞罰輕也

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賞罰輕也

重而不行則賞罰

朱長春評段落語句時佳  
可以山采不  
可田獲  
張榜評雖截  
然四段意脉  
氣勢自是相  
映發

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信而不行則不以身

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

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聞善

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入而不固，殆同謀而離

殆危入而不能殆。危入不能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

其宿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怨疾

必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

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

內。策謀母自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

沈鼎新評法  
法從君身之  
始則上令共  
而下情通皆  
由也

程敏政評主  
孤臣黨成何  
世界

張榜評  
筆頭使已收  
住

人道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

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

過然後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上赦小過則

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故曰：赦出則民不

敬。有罪不誅惠行則過日益。特恩不恭惠赦加於民

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故曰：邪莫

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有過

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

者事斷者也。君有二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

葉水心評節  
三欲以安社  
華領語

令多非再三也  
之欲多也

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  
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  
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  
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  
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  
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  
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  
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  
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

刑。魏。評。誅。條  
甚。悉。又。引。以  
繩。墨。故。服

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  
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  
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香。通。必。然。之。數。也。如。景。與。響。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  
者。立。私。議。者。常。自。恃。為。貴。也。國毋怪嚴。詭。行。自。亢。毋雜俗。毋異禮。士毋  
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上。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  
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  
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  
之心皆服。而從止。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

岳正評况  
以下又轉  
意

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  
從此之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  
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爭主况其倨傲易  
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  
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  
為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  
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  
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  
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朱養純評害  
小而利大但  
恐人不知耳  
母救者久而無  
犯刑者故不勝  
其福也注非也

蕙賦評不求  
美觀意甚穠  
湯

凡救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  
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母救者小害而  
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  
母救者徂禾切睢之礦石也。疾可瘳也續按爵不  
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  
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  
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  
不求其觀也。春演禮以辨非以華苟辨之而足為侈何為懿哉云軒冕不求美爵祿不求觀



宗廟室榭不求美大。曰儉。其道有意乎二代之遐思乎。覺周文公之于文過矣。周帝王之盛帝王之極也。極則思反。是以曰何知禮意。曰寧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有三侑。侑寬也。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先其禍。故為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為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不甚矣。

張嶷評盡  
儉意

李泌評妄予  
妄誅是生亂  
亂賊非法也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煇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間游之日。財無砥滯。滯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為。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

朱長春評文  
與墨子近長  
條蔓葉在經  
而下于戰國  
又為未液矣  
退之認錯作  
祖故及文而  
文亡

管子 卷六  
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  
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  
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  
民不聽民不聽則疆者立疆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  
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  
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  
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眾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  
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眾則尊為之用  
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眾為已用也使民

沈思新評法  
令漸廢則民  
漸弛故以法  
令愛入則入  
可用

眾為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眾矣法不  
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  
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  
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  
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  
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  
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  
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為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  
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夫至用民  
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

姚樞評用民至此極恐亦是讎讐之術

沈維垣評下侯上因釀害不淺

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善已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績按言愛人不足用民及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渴之以至此極民遂為之用而無謀善已者蓋以法素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斧鉞有所不如下有私憾妄以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

梅士享評力不轉死不愛何以得此子民

揚慎評無八與之小大君巨自與也

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績按轉猶展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亾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亾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

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者則由先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

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

楊慎評內隔  
外隔中隔文  
理轉展反側

沈氏新評  
即其勢也  
人主之神語  
云主失其神  
虎隨其後寧  
不落胆

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則左右不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右侵君，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滅事故也。則左右壅君事故也。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

何良俊評命  
以正定方謂  
之令

孔穎達評言  
辨而行難皆  
契規列矩

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  
 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  
 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過，止之不及者令逮之。  
 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  
 故傷國也。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  
 於仁，故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  
 生而不正。不正則入邪，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而非  
 非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諛恠。故言必中務，不  
 務也。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

朱長春評當  
時名法家指  
一而塗殊各  
自立說參差  
同異故並收  
之其起議轉  
入紆曲可尋  
詭亦強詞耳  
君天所樹也  
上下定制豈

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  
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  
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續按倍古是  
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續  
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  
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言。曰。人君也。故從而貴。  
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  
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  
貴之。豈敢更。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  
論其高卑乎。尸流血。喜則軒冕塞。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  
路。故急於司命也。

獨在司命之  
權乎。權必以  
道行。權術則  
未矣。

曾子  
牽環洞折令

貴人亦可。使以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  
以貴臣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人臣  
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君臣之會  
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  
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  
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  
也。今臣子得此六者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  
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  
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令入而不至。謂之環。君

管子

卷六

十

相間故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

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

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

之大寶也一日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

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

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

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

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

朱養和評法  
令又歸到用  
人

趙用慶長評法  
自治備自正

郭城評法  
然責之在上

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

法死節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

服也服行也先自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務物之人

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謙而接物奉通道以物物道集

反得損也非我制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

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矜者細之屬也

自矜者小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既

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德行成

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

沈思新評士  
之高者思  
在人之自領  
取

黃震行名  
心功則不滿  
行

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  
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如此者。可謂愚士。  
名之人。無賢士。馬賢士必修。鈞利之君。無王主。馬實而成名。  
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  
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  
也。不能已而後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  
誠效國。以一其  
民人之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  
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  
私所愛。唯賢  
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  
受祿也。君不私  
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  
未大  
足成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

朱養純評世  
無四語精與

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  
濟。易可知。起下文也。  
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  
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  
為司徒。皋陶為李。古治獄之官。作  
此李官。李。同理。后稷為田。此四士  
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  
一事也。以事其君。今  
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  
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  
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  
不  
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  
故每舉必從之。以此  
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  
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



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樂紂失之。湯武得之。

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

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

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

難明。故惑也。春通。當廢不廢。古今惑也。是反語。不可作正解。兵者不得已而用也。不廢其當廢為佳。兵欲

廢其不廢。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廢與不

廢。既不廢矣。又欲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

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

廢。則費財憂主。亦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

傷國也。故曰一也。資有天下。制

在。一人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當此之時也。兵不廢

在。一人。士。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

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而求廢兵

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

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為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

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

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

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垂正。故道正

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凶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

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凶之

所以外。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

難至也。

揚忱評猛弱  
非中正

誅難為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

羣臣比周蔽君美揚君惡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

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

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

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

法法愛於民

朱長春評周天下八百年至久又斯大又斯弛馳斯漫濫濫斯極春秋不王猶有五伯持之後立而七雄割分毒爭體且不屬而主體又可知矣運之極也故文亦似其運未大而脉不落膚溢而筋不收革寬而骨不舉形臯而氣不鼓態弱而神不王病者所謂不仁不隨腫腓痺者肉食而尸行者耶

必將劇將爛將盡此周秦之交百家處士橫議彌昌彌不振矣如此等擬管其類也多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庶幾騷辨乎江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流歸墟一逝不反也最者荀韓且曼縱無復神氣呂氏挽而收之又已薄嗚呼特也

梅士享評此篇論法法而歸重於君身能法而赦則惠窮于民而無與共上令者失令而蔽則威劫于臣而無與通下情者皆不知為政者也政者正也未有中不中而能正矣中之生正正之治國若規矩為方圓巧曆不能盡其數故置儀立法君之自治也君正而臣不敢誣能與君共執法者也猛毅與懦弱皆非中皆不得為正故外難與內亂其弊相衡而君之當中正以立極隱具于法法之先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

揚慎評管子之意是言兵未難道德要人上會

沈鼎新評用兵反致四禍則兵權不可不知

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得地而國敗。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舉一兵。而國四禍。則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何為而不危矣。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

程敏政評四者全由者數口來

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法度審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治衆有數。自治其軍。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於敵。國有明。則計數得。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敵可勝也。明理而勝敵。勝者。在於明理也。定宗廟。寇寧。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則四分官。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

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野且故不能知敵

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情本業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

官無常則徵賦器械不巧則定不節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定敵見凌故朝無

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產故曰早

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置器械巧則伐而不

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

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能致

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縱春通兼弱攻昧取亂侮人所謂危危

窮窮也三官五教九章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唯精

乘瑕唯堅踰隙未瑕而乘精亦頓未隙而踰堅亦致

岳正評有制之兵先為可勝

葉水心評治兵法莫先于三官

張嶼評五教以在民勇

兩者合而兵勝未嘗勝也。能乘不勝耳。故三官一曰日致遠以數縱強以制則有制之兵如此。三官一曰

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今之儼裝也春通大將主旗鼓戰則親鼓所以任任將也

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

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

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

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

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

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五曰

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

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

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

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

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

食而駕。韓，韜也。謂韜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

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

測。彼不能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春演初舉

察道帝通德王曰兵非備道至德也。既分矣。此曰始無端道卒無窮德又以兵歸入分而復合也。道無不

貫之物。德無不載之事。武無遺文之用。其粗者分其精者合。主其精以運其粗。故徑乎不知而發乎不意。

朱恭和評無端窮正由分而合兵法之神處。揚慎評與篇首兵非備道至德似悟而令使兵誰道通而有用則不備德不

至備乎道哉。非備運于德。一緯一文一武分也。未始有分也。道德猶然。借名而

何分於兵。不分歸於一。故曰明一者皇。至矣。盡矣。吾

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

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

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

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

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准利。故亦無常也。兩

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

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恃。固不

楊慎評中處即處乎無端

無窮之中敵  
不見之乃曰  
無敵一形乎  
彼則有敵  
矣

曾彥評專一  
句扼要

管子 卷六

拔。拔恃固之守。必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  
處。可不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績按中處無敵。謂其居四旁皆避之。不敢與敵。令  
行不留。謂法行彼四。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方皆遵之。不敢違難。  
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賈。竭。一氣專。  
定。則傷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春通  
于風雲。兵械決于鬼。神將心定于太山。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賈。士既  
不賈。故進無所疑。退無所賈。敵乃為用。既無疑。賈敵  
已。凌山阮。不待鈎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  
遠歷。徑於絕地。攻於恃固。春通。陵山歷水。越王入千  
而渡。之君子也。何絕不徑。何出

揚慎評獨出  
獨入者將心  
也。寶言三軍  
之精也。將  
提精忘以出  
入。故獨而不  
入。獨則執止  
之。俱則執止  
見則執欽之

李泌評惟神  
故獨出獨入

不攻。不守。不拔。因便准利之法。靜如。獨出。獨入。而莫  
之能止。見其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存厥寶。必選  
不獨入也。績按寶。疑實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眾俱。入。非獨也。故不能止。下倣此。春通。雖獨入。與眾俱入。  
寶不必改實。寶不獨見。與精勇。故莫之能欽。寶言貴也。寶言貴也。  
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春通。不神之所以為  
神。故用于獨出。獨入。寶于不獨入。不獨見。不獨有。象  
為用之。公。有不自用之。虛。有不先為用之。無。無而無  
意。無意而神。神常支常妙也。故無而有。無而有。我不  
知出入。人安。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盡  
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  
獨出。獨入。妙無名也。無至盡。盡不意。率然而。畜之以  
來。率然而應。運其天機。而無心。神矣。何能疑。畜之以

管子 卷六

姚樞評仍合

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春通至此又歸道德上以無端無窮運之為獨

神此以畜和養合。因之為衆強。獨神妙于中。權衆一等和強勇于進。鬪以此談兵。有本之論乎。如緝鈴一等和

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

故敵不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能。傷。也。

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以下。管氏不言其數。無得而

知。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遍服諸國。無守也。故能

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若驕。夫

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其

次一之。雖勝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亂能破大勝強也。

楊慎評無天以破大無

以勝強我不立勝而破其勝一之至也

之。不以變。亂敵不設計變也。乘之。不以詭。乘敵不詭計。勝之。不以詐。勝敵不詐。以詐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

謂十力不可量。疆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守其一。彼不能知。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

朱養純評道原于一皇之明一正明此

也。用象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之卒至。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至此道。春通一。道

之元也。明一者王。則至善不戰。乎不戰而戰。道具矣。

其次一之。一以御萬。萬生于一。以道而行。戰戰而不

失。其不可戰也。日至。日實。日原。日終。一之變通至此。然

皆其不可知者。則神乎。神故妙于存而盡于無。無

之元。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績按致中致也。用敵教

之盡也。上卒用命而敵者。則教練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

孔穎達評可  
見利適用敵  
所不可緩

管子 卷六

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不能敵

者窮既不能用敵敵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

也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出入異塗

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為

敵不能應戰則勝攻則克深人危之則士自修深人

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

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擊無所獲春通不

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若搏景測我之實則據虛

不見我之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

形則搏景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可以設

所向皆無故不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

可以成功也

梅士亭訂成  
仁歸之無正  
神之不測

程敏政評道  
借威而感非  
道

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春通無不可

以成化無不成化也有則有礙無則無方無方不測

神之用手如天之行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

而萬物成矣化矣若亾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

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亾者而乃

通兵威事也道所以用威威而不神法也敵得窺之

非威也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春

朱長春評管子兵法一篇其寄軍之中權九合之

勝略耶三略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彼多方

此守一彼神術此術神彼妙法此妙道由道入幻

從一面散之由兵合道歸一而神之正正奇奇幻

管子

卷六

二十



其法正。范蠡所引兵志外。無更玄者。管氏以教士  
三萬人。橫行於天下。此耶。即不出管氏。抑許倪鴟  
夷之屬。託為書明道。吳起以後。無此兵論矣。白登  
子毒逐。不知法。韓王孫亦不知道。  
又評道一以貫之。有一神。出奇無窮。可用十三篇。  
又可為十三篇。十三而無一。圖之驥。皮之虎。芻之  
狗也。予故曰兵本。  
梅上亭評。此篇論兵法而原之于道。歸之于德。渾  
渾乎帝者之風。其次十一之不可二。浸浸乎王者  
之盛。豈孫吳權謀之列。篇內道德等語。多同幼  
官。彼錯見刪之不成段。此合見刪之不成文。皆篇  
內精神所注。故兩存之。讀者不妨各會其意。

日本

美濃 武欽 繇聖 謨父 校

管子卷六終

